

汤 斌

东南大学

译者主体性的知识结构理论解读

【提 要】在翻译中,原作的知识结构会影响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因此研究译者的主体性不能脱离对原作知识结构的探讨。Bernstein 从教育社会学角度区分了水平知识与等级知识。在水平知识结构中,如文学翻译的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取决于自身的视角,因此译者获得了发挥自身主体性的自由;在等级知识结构中,如科技翻译的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必须依据统一、客观、恒定的标准,因此译者的主体性受到了抑制;从等级知识向水平知识过渡,随着译者解读多样性的增强,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原作解读,知识结构理论,知识结构,知者结构

1. 引言

纵观国外与中国的翻译史,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理论中经历了从蒙蔽到彰显的过程(廖晶、朱献珑,2005)。从早期的“仆人”角色到当代的原作解放者(Benjamin, 1992: 81)、文本摆布者角色(袁莉, 2002: 401),从之前对原文的极端忠实到现今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 1992、1999;许钧, 2003),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使译者主体性提升的因素源于翻译活动之外,也源于翻译本身。就前者而言,由于翻译是由译者、修订者、技术工程师、作者和客户等成员共同参与的活动(Pym, 2003),所以译者在翻译中所做的主观性选择很可能是为了迎合其它成员的要求。除此之外,译者的社会环境、道德、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也会促成译者主体性的彰显(臧夏雨, 2012)。翻译活动本身也能够促成译者主体性的提升。在文学翻译中,为了达到译文与原作的“神”合,译者须在“形”合上做出“创造性叛逆”(许钧,

2003)。所谓“创造性叛逆”正是翻译内部因素促成译者主体性提升的典型例证。这也正是我们所要探讨的译者主体性,即译者在处理“神合”与“形合”的矛盾之中所采取的主观能动表现。

在文学翻译中,意义的生成与形式表现紧密结合在一起(许钧, 2003)。这就给翻译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因为从原作到译文,语言的转变带来了语义对应方式的转变、文化意义对应方式的转变,完全忠实于原作的语言形式可能会造成原作中意义的丢失,最终导致译者真正意义上的“叛逆”。显然,文学翻译是译者“创造性叛逆”集中体现的地方。在此,我们会问:(1)为什么在文学领域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更为重要与凸显?(2)译者主体性在非文学翻译中同样重要、同样凸显吗?(3)译者的主体性在不同专业领域的翻译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分布规律?翻译中不同的专业领域涉及不同的知识领域,不同的知识领域又有着各自的知识结构。我们将采用巴塞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知识结构理论探讨上述三个问题。

2. 伯恩斯坦的知识结构理论

1999年Bernstein在《英国教育社会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上发表了论文“垂直话语与水平话语”(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scourse),首次从教育社会学角度提出了知识结构理论。Bernstein(1999)将知识的表达形式区分为:水平话语(horizontal discourse)与垂直话语(vertical discourse)。水平话语用于建构常识性知识,垂直话语用于建构非常识性知识。垂直话语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等级知识结构(hierarchical knowledge structure)与水平知识结构(horizontal knowledge structure);前者涵盖自然科学,后者涵盖社会与人文科学。等级知识结构旨在生成概括性与整合性不断增强的理论,从而将底层的知识整合进新的知识体系中。图1展示了等级知识结构。随着知识结构不断向塔尖延伸,知识的概括性与整合性不断增强,知识的运作层面也越为抽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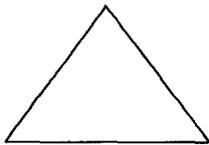


图1 等级知识结构(Bernstein, 1999: 162)

$L^1 L^2 L^3 L^4 L^5 L^6 L^7 \dots L^n$

图2 水平知识结构(Bernstein, 1999: 162)

Bernstein(1999: 163)根据这一特点指出,等级知识结构具有整合性(integration)。与之相反,水平知识结构由一系列相互间独立的专业化知识构成。这些专业化知识拥有各自的专业化语言以及各自的专业探究模式、文本生产与传递的专业标准。如图2所示,在水平知识结构中,各专业化知识以片段方式组合在一起且相互间没有任何关联。例如在语言学领域存在许多语言学理论,这些理论都有自身的专

业化语言且相互间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它们共同构成了语言学的水平知识结构。这些专业化知识之间不是概括与整合的关系,而是并列的、相互独立的群合关系。因此,Bernstein(1999: 163)指出水平知识结构具有群合性(collection)。整合的作用在于将知识按照特定的等级融入知识体系;群合的作用在于聚集某一学科领域中由不同专业化语言实现的专业化知识。

Bernstein(1999)提出了等级知识与水平知识结构的两大区别:知识结构发展方式的差别;强语法(strong grammar)与弱语法(weak grammar)的区别。等级知识结构的发展在于生成概括性与整合性较强的理论,从而将底层的知识整合进新的知识体系中;水平知识结构的发展在于生成新的专业化语言,新的知识以片段方式与其它知识组合,不同的知识之间没有关联。等级知识结构的语法性要强于水平知识结构的语法性。强语法指知识结构生成的理论能够相对清晰地反映客观世界中的指示物(如物理学);弱语法指知识结构生成的理论缺乏这样的能力(如社会学)。语法性决定了一门理论或专业化语言通过客观世界的验证实现知识体系发展的能力(Muller, 2007: 71)。知识结构的语法性越强,其理论越能得到客观世界的验证,从而促成知识等级结构的形成;知识结构的语法性越弱,其理论越无法得到客观世界的验证,从而为不同观点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并最终促成知识水平结构的形成。

3. 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是文学翻译中的核心环节。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通常不依赖于具体的日常生活情景,因此这类话语建构的不是常识性知识,而是非常识性知识。根据Bernstein对非常识性知识的划分,文学作品的解读体现为水平知识结构。在

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中,由于不存在统一、客观、恒定的标准,因此不同的解读无法按照概括性与整合性的强弱组合成等级知识结构。换言之,对文学作品的不同解读之间是没有关联的、是各自为阵的、是相互独立的。每一种解读都是译者以独特的视角对原作的理解与认识。在这个水平知识结构中,每一种解读都构成了一种专业化语言。

我们也可以从知识结构的语法性阐释文学作品解读的多样性。与自然科学相比,文学作品的解读体现了较弱的语法性。自然科学体现较强的语法性,因为知识结构生成的理论能够清晰地反映客观世界中的指示物,故而生成的理论也能够得到客观世界的验证。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却很难清晰地反映客观世界中的指示物,而且也很难得到客观世界的验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文学作品的解读中不存在统一、客观、恒定的标准。在没有客观世界验证的前提下,知识的生成主要取决于知者的视角(gaze)¹。也就是说,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取决于自身的视角,而不是依据某个特定的、客观的标准。这便为文学作品不同解读的产生、为译者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与解读文本创造了条件。

许钧(2003)指出,文学精品通常会寻求意在言外的效果,翻译时如果不注意,便会“得其形而忘其神”。文学作品解读所拥有的独特知识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原作字面意义与译者解读之间的脱离,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创造性叛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由于语言形式上的简单对应无法传递原作的意义(译者的解读)，“形合”与“神合”的矛盾便成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一矛盾如何解决为译者提供了发挥自身主体性的广阔空间。这一矛盾的解决取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

衡”,取决于译者的学养与经验(金圣华,2002:15)。由此可见,译者的主体性可体现于两个方面:(1)译者对原作的解读;(2)译者对“形合”与“神合”之间矛盾的处理。译者在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又集中体现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即译者在原作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冲破原作语言的圈囿,在处理好意义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的前提下,对原作语言形式所做出的适度改变。上述分析告诉我们,译者的主体性为什么会在文学翻译中格外重要与凸显。在非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同样重要与凸显吗?

4. 非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知识结构的特点也影响着非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同样,译者对非文学作品的解读是翻译中的核心环节。以科技文本的翻译为例,与文学作品解读所呈现的水平知识结构不同,对于科技文本的解读体现为等级知识结构。科学技术领域拥有较强的语法性,其知识结构生成的理论能够清晰地反映客观世界中的指示物,且生成的理论也能够得到客观世界的验证。正因为如此,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知识点能够按照概括性与整合性的强弱组合成完整的等级知识结构;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科技作品的解读必须依据统一、客观、恒定的标准。与文学作品解读的多样性相比,科技作品的解读具有唯一性。完整的等级知识与统一、客观、恒定的科学标准决定了自然科学作品的解读不可能取决于译者的视角。就科技翻译而言,准确地再现科学技术领域中的规律与现实便成为翻译的最终目标。

在科技翻译中,由于受到等级知识结构的影响,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应该与原作的字面意义保持一致。换言之,“科技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也就是说必须保

持原文的内容与译文内容之间的等值关系”(苏吉儒、陈敏, 2000: 218)。科技原作解读的唯一性决定了译文的唯一性。这就造成了科技翻译不可能像文学翻译那样给予译者同样的机会去处理“形合”与“神合”之间的矛盾, 从而限制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可以理解, 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带给译者的翻译体验是不一样的。就前者而言, 翻译是准确再现自然科学规律的过程, 不允许译者以自身的主观视角对自然科学文本进行解读; 但在后者, 翻译却成为译者以自身的主观视角解读文本、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的过程, 而且译者的主体性也构成了评价译作优劣的维度。

5. 译者主体性在不同领域翻译中的分布规律

翻译中专业领域的知识结构特点对翻译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技术领域是按照等级结构组合成的知识体系。强语法性使该领域的知识结构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客观世界中的指示物且能够得到客观世界的验证。从事科技翻译的译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必须再现科技领域中的客观规律与现实, 因此具有唯一性。与之相比, 在文学翻译中, 译者根据自己的视角对原作进行诠释, 因此原作的解读可以脱离字面意义、具有多样性。从解读的唯一性向多样性过渡,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逐渐增强。我们可以从知识结构、知者结构两个维度, 描述译者主体性在不同专业领域翻译中的分布规律。

5.1 知识结构、知者结构

知识结构 (knowledge structure)、知者结构 (knower structure) 是卡尔·梅顿 (Karl Maton) 提出的重要观点 (Maton, 2005, 2014)。教育社会学家梅顿通过继承与发展伯恩斯坦的理论, 创立了合理化语码理论² (Legitimation Code Theory, 简称

LCT)。LCT 是用于分析社会文化行为的社会学理论, 关注的是特定领域中对于“成就 (achievement)”的衡量标准 (Maton, 2014: 29)。Maton (2005) 首次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 LCT 的四条合理化原则: “自主性” (autonomy)、“紧密性” (density)、“专门性” (specialization)、“时间性” (temporality)。“自主性”涉及某社会文化领域与其它社会文化领域的关系, 即该社会文化领域是否具有独立于外部干预与影响的自主能力; “紧密性”涉及某社会文化领域内部的区别, 主要由“物质紧密性” (material density) 与“道德紧密性” (moral density) 组成, 前者指某社会文化领域中各组成部分所包含的单位数量, 后者指某社会文化领域中各组成部分所拥有的构成原则数量; “专门性”指将某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参与者和话语建构为特殊的、与众不同的或是独一无二的、并由此获得荣耀与地位的方法; “时间性”指对时间的划分与取向在建构合理化社会文化行为中的作用。我们认为, 与翻译活动最为关联的是“专门性”合理化原则。

Maton (2014: 29) 指出, 专门性原则形成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行为与信仰总是涉及或指向某个事物, 且总是由某个主体提出。在知识领域中, 知识建构行为总是涉及特定的专业 (object) 且总是由某个主体 (subject) 做出。前者为知识结构 (knowledge structure), 即伯恩斯坦提出的等级知识与水平知识结构。后者为知者结构 (knower structure), 即知识建构主体以理想化的知者为标准, 按照不同的等级与地位形成的结构关系。知识与专业的关系为“认识关系” (epistemic relations, 简称 ER); 知识与知识建构主体的关系为“社会关系” (social relations, 简称 SR) (Maton, 2014: 29)。根据该两类关系的强弱, 知识建构领域可划分为四类:



图3 专门性合理化语码

如图3所示,每个知识建构领域均由特定的认识关系与社会关系组成,它们共同构成了该领域的合理化语码。不同领域的知识建构行为只有符合自身合理化语码的规定才能被确定为有效的、合法的。在此,我们重点关注知识语码与知者语码。

知识语码(knowledge codes)以专业知识的获取为衡量成就的标准,强调知识建构行为主体掌握获取专业知识的步骤与技能,忽略知识建构行为主体自身的特点;知者语码(knower codes)强调知识建构行为主体自身的特点,忽略对专业知识的获取以及用于获取这些知识的步骤与技能(Maton, 2005: 91-92; 2014: 30)。知识语码强调了知识结构,忽略了知者结构,而知者语码则强调了知者结构,忽略了知识结构。Maton(2007: 92)发现,等级知识结构(如自然科学)对应水平知者结构(horizontal knower structure);水平知识结构(如人文学科)对应等级知者结构(hierarchical knower structure)。等级知识结构体现为知识语码,即知识建构行为的合理性取决于行为主体对专业知识的获取、对知识获取步骤与技能的掌握;行为主体之间地位平等,因此主体的自身特点不影响知识建构行为的合理性。水平知识结构体现为知者语码,即知识建构行为的合理性取决于行为主体自身的特点与对问题的认识深度,主体之间地位不同;由于水平知识结

构的弱语法性,专业知识、知识获取的步骤与技能对于知识建构行为的合理性影响较小。

5.2 翻译活动中的知识语码与知者语码

从知识结构角度看,由于科技翻译涉及等级知识结构,所以科技翻译活动的合理化原则为知识语码;文学翻译涉及水平知识结构,因此文学翻译活动的合理化原则为知者语码,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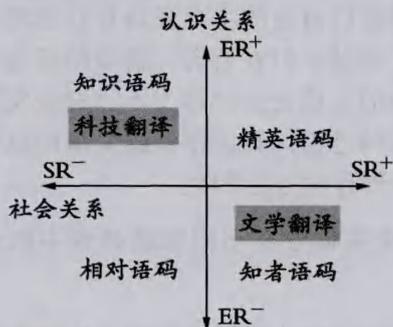


图4 翻译活动中的合理化语码

在科技翻译中,知识语码决定了翻译的质量取决于译者对客观知识结构的掌握,而不是译者本身的特点。译者必须根据统一、客观、恒定的标准,再现科技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文学作品的解读属于水平知识结构,因此文学翻译无法跟科技翻译一样遵循统一、客观、恒定的标准。文学翻译所依据的是译者的解读,文学译作的质量则取决于译者的特点。在文学翻译中,不同的译者之间是等级知者结构。换言之,译者之间构成了一个等级结构关系。由于文学翻译的合理化原则是知者语码,因此在翻译中存在一个理想化的译者,不同的译者以此为标准构成了等级结构关系。越接近理想化的译者,其译作越佳。我们认为,区别不同译者的关键在于译者对原作的解读与处理“形合”与“神合”之间矛盾的能力。这两方面恰恰是译者主体性体现得最为突出的地方。

不难看出,在不同专业领域的翻译中,知识结构的特点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密切相关。从等级知识结构向水平知识结构过渡,随着翻译活动的合理化原则从知识语码转向知者语码,译者的主体性逐渐得到释放,从抑制状态进入更为广阔的发挥空间。

6. 结语

由于翻译的对象总是涉及特定的专业领域,因此不同专业的知识结构特点对翻译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发挥与原作的专业知识结构密切相关,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不能脱离原作所涉及的知识结构特点。研究发现,译者在不同专业领域的翻译中发挥着不同的主体性。译者能否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主要取决于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在科技翻译中,由于原作属于等级知识结构,因此译者对原作的解读也应体现为等级知识结构,译者必须以原作的字面意义为基础,根据统一、客观、恒定的标准,再现科技现实,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文学翻译中,对于原作的解读体现为水平知识结构,因此译者对原作的诠释主要取决于自身的视角,译者解读的多样性为其主体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从等级知识结构向水平知识结构过渡,随着译者解读多样性的增强,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正因为对原作解读的多样性,才使得译者在翻译中能够摆脱原作字面意义的羁绊,才给予译者更多的机会处理“形合”与“神合”之间的矛盾,对原作的字面意义做出“创造性叛逆”。

注释:

1 Bernstein 在区分等级知识与水平知识结构时首次使用了“视角”(gaze)一词。等级知

识结构注重对研究步骤、方法与理论的掌握。与等级知识结构相比,水平知识结构更注重对视角的掌握。在水平知识结构中,学习知识就是学习用特定的视角看问题(Bernstein, 1999: 165)。

- 2 卡尔·梅顿创立的合理化语码理论是对伯恩斯坦教育社会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自梅顿学术生涯之初,伯恩斯坦就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梅顿(2005)在剑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说到“感谢巴塞尔·伯恩斯坦,是他说服我要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伯恩斯坦的知识结构理论在梅顿的合理化语码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 Benjamin, W. 1992.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 Zohn, H, R. Schulte & J.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rnstein, B. 1999.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scourse: An essay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
- Maton, K. 2014. *Knowledge and Knowers: Towards a Realis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aton, K. 2007. Knowledge - knower structures in intellectual and educational fields [A]. In Christie, F. & J. Martin (eds.). *Language, Knowledge and Pedagogy: Functional Linguistic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C]. London: Continuum.
- Maton, K. 2005.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 sociology of re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change and the conditions of emergence for cultural studies [D].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Muller, J. 2007. On splitting hairs: Hierarchy, knowledge and the school curriculum [A]. In Christie, F. & J. Martin (eds.). *Language, Knowledge and Pedagogy: Functional linguistic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C]. London: Continuum.
- Pym, A. Translational ethics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ies [A/OL]. (2003/11/11) [2013/12/01]. <http://usuaris.tinet.cat/apym/on-line/translation/lis>

bon_ethics. pdf.

金圣华, 2002, 《认识翻译真面目》[M]。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廖晶、朱献珑, 2005, 论译者身份——从翻译理念的演变谈起[J], 《中国翻译》(3)。

苏吉儒、陈敏, 2000, 科技翻译中的准确性刍议 [A], 李亚舒、赵文利、吴伟雄编, 《科技翻译论著新萃》[C]。北京: 气象出版社。

谢天振, 1992,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J], 《外国语》(1)。

谢天振, 1999, 《译介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许钧, 2003,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J], 《中国翻译》(1)。

袁莉, 2002, 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 [A], 张柏然、许钧编,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译学研究》[C]。北京: 商务印书馆。

臧夏雨, 2012, 从翻译伦理视角论译者有意识的“不忠”——以电影《叶问 I》和《翻译风波》为例 [J], 《中国翻译》(2)。

(汤 斌: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博士)

收稿日期: 2014-04-11

通讯地址: 210096 江苏省南京市四牌楼 2 号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首届“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讲习班”通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讲习班”定于2014年12月13-1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其中12月13日为首届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论坛; 12月14-18日开办首届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讲习班。

首届讲习班特邀主讲人(按字母顺序)

Dr. Vaclav Brezina (Lancaster Univ.)

Dr. Dana Gablasova (Lancaster Univ.)

Prof. Yueguo Gu (the Chinese Academy)

Prof. Kaibao H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

Prof. Churen Huang (HKPU)

Prof. Elena Semino (Lancaster Univ.)

Prof. Jiajin Xu (BFSU)

Prof. Xunfeng Xu (HKPU)

Dr. Zhen Fengcha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

1. 论坛主题: 语料库语言学基本理论研究、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译学研究、多模态语料库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外语教学研究。

2. 本次讲习班具体事宜安排如下:

1) 学费(包括资料费): 人民币2,000元(包括资料费)

2) 付款方式: 学费在报到时(2014年12月13日)一次性支付, 讲习班将出具正式收款凭证。

3) 上课地点: 上海交通大学外语楼

4) 食宿: 可帮助联系安排食宿, 费用自理。

5) 联系方式: 邮箱: hc520@sina.com.cn